



两代人的歌声

短篇小说集

LIANG DAIREN
DE GESHENG

B137.21

I247.7
294
3

两代人的歌声

短篇小说集



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·呼和浩特

△680420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短篇小说集，共编选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专业和业余作者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短篇小说创作二十篇。它们大多从不同的生活角度揭发和批判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破坏国民经济、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滔天罪恶，表现了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各条战线的新气象、新人物和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。



目 录

生 日	周绍坚 (1)
小长命的命运	郝 俊 (20)
祝你长寿	乐 拓 (33)
临时下乡	丁 茂 (48)
魏秉厚	芒 仲 (60)
新栽的海棠	王之义 (79)
枣熟时节	吴佩灿 (91)
渠水长流	毕力格太 (103)
两代人的歌声	甫澜涛 (116)
死气孔明	单学文 (129)
擂 鼓	徐 扬 (144)
报 喜	赵正林 (160)
石大娘睨闺女	韦 苇 (167)
急性子菜农	乔澍声 (182)
达斡尔之鹰	郝玉峰 (193)
“老头子”片断	杨春田 (211)
塞外兰	李仰南 (227)
活烈士	于鲁人 (242)
新来的党委书记	照日格巴图 (258)
心上的霞光	安柯钦夫 (274)

生日

周绍坚

我姓祝，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——我们亲爱的祖国建国那一天。所以，父亲给我取名叫大典。

我的未婚妻姓桂，比我小两岁。她恰好是中秋佳节那天晚上出生的。因此，我的岳母给她取名叫玉娟。

我家住在阴山脚下的双合县城北郊。隔着马路对望，红砖围墙圈着一大片房子，那是我的母校双合中学，也是我的父母曾经长期工作过的地方。站在家门口，白天可以听到那亲切荡心的上课铃声；深夜，经常映入眼帘的是教师办公室窗口射出来的不灭灯光。最近几天，我见到校门装饰一新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上方迎风招展。

在举国上下准备热烈而隆重迎接建国三十周年大庆的时候，我们家也有一连串的喜事。

喜事之一是我们结婚了。妈妈给我们选择好了结婚日期——我的第三十个生日。这个喜日子还有一个巧合——也是我妈妈的六十大寿。

母亲对孩子的生日是记得最清楚的，同样，孩子对母亲的寿辰也决不会忘记。所以，妈妈选的这个好日子，玉娟心里乐意，我也很赞成，喜上加喜嘛！

我家门口有一棵榆树，干粗枝茂。这是三十年前我的父

母亲手栽种的，如今长得高出了房屋。这些天喜鹊常在上面欢跳飞跃，喳喳鸣叫。妈妈喜形于色，有时竟开门向树上招呼，邀请喜鹊飞进屋里来。

妈妈喜得不亦乐乎，我们却忙得不可开交。由于最近接到通知，我考取了研究生，玉娟考上了大学，俩人都急于准备学习去。正因为如此，妈妈更是催着我们快办喜事。玉娟坦率地向老人表示道：“妈，我们俩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永远都不会变心的。”妈妈拉过快要过门的娇俏儿媳，脸上笑纹舒展，亲昵而动感情地说：“我不是耽心这个，孩子！典儿今年三十，你二十八，加起来抵上我这个老婆子了。办完喜事你们各自上学去，安心学习，我也了结一桩心事。典儿他爸成年在外忙于工作，又没时间来为你们操心……”

妈妈说的是实情话。我爸爸解放前在这一带搞地下工作，解放后任双合中学校长。文化大革命中几经撤职和复职，打倒“四人帮”后调往教育局搞教材编撰工作去了，长年不在家。我上无兄姐，下无弟妹，这个四合小院的三间平房里，就我母子二人在家。妈是退休老教师，对自己的独生儿子自然要倾注她的心血。

婚期临近，妈妈每天扳着指头数日子，忙着为我们操劳。靠东头的一间房原是我的宿舍和学习间，简洁而僻静，这次准备作为新房。妈妈让我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布置。

我平时就有个癖好，喜爱纪念物品。现在西墙书架上方挂的是全家合影，东墙写字台上方并排挂着两张行书条幅。一条上写着“同祖国一起成长”，这是我过周岁时，我爸爸的好朋友桂叔叔题赠的。桂叔叔后来在抗美援朝中英勇牺牲了，这个条幅却保存至今。另一条上写的是“生在幸福的时代”，

这是玉娟新近拿来挂上的。这天晚间，我俩商量新房的布置。视线落到墙上，玉娟感慨地柔声问我：“真没想到这条幅成了我俩的介绍人！典，你说这是巧合吗？”

我一时不能确切的回答她，只好微笑不语。玉娟碰碰我，又感叹道：“你说，人一生的岁月之中，哪些日子最有纪念意义？”

我深情地望着她那双美丽动人的眼睛，不加思索地回答：“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这个日子值得纪念！不过——”我语气一转，沉思地说：“生日更值得纪念，因为每个人的历史都是从出生那天开始写起的！”

“你更幸运！”玉娟抿嘴一笑，脸上立即现出一对盛满感情的酒窝，眼睛里放射出幸福的光芒，说：“自那天起——”

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！中华民族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！”我挺直身子，充满自豪感情地脱口而出。

玉娟红润的薄嘴唇俏皮地朝我一努：“不平常的巧事儿都碰到了一起，你的生日有双重意义，应该是纪念的平方！”

我加重语气道：“是立方，或几次方！”

“是喜房，孩子！”妈妈手持一幅卷起的画儿走进来，有趣的接话把我和玉娟都引得笑不可抑。

玉娟边笑边接过画儿展开，原来是一幅水粉画《嫦娥奔月》——一位美丽的仙女身穿艳服，怀抱玉兔，手挑彩灯，拂袖乘风，踏云穿星，彩带飞舞，飘飘然直奔月宫。

这张画儿我早知道。妈妈指着画儿对玉娟介绍：“这是典儿十六岁初中毕业那年过生日他爸送的礼物。老头子对孩

子的生日历来重视，每次总得有个表示。”

我忍不住接过妈妈的话：“听您讲过，我一周岁生日最隆重，还请了客，以后慢慢就简单了。我自己记得七周岁开始上学那年过生日，爸爸给我买了支新钢笔；五九年十周岁时，您给我买了本新字典；六二年小学毕业，爸爸给我买了一套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；六五年过生日我得到这张画。”

“这孩子从小记性好，都还记得。”妈妈在玉娟面前夸了我一句，接着又说：“他爸教了一辈子物理，却又爱好画画。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后，他说人类遨游太空的时代不远了。第二年他就作了这幅画，勉励孩子钻研科学知识。你看画题——”

玉娟双手捧画，顺口念道：“敢去别人尚未到过的地方！”念完又转脸朝妈一笑：“爸爸想得真远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！”

“启发教育孩子嘛，方式本来多种多样，所以我一直将它挂在家里。”妈妈突然变了语气道：“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，有人指责这是‘四旧’，宣扬迷信，甚至攻击你爸‘对现实不满’；还有人说你爸当校长讲物理而不讲政治（实际情况是当时缺物理教师），只专不红，有成名成家思想，为这些把老头子整得够呛。这幅画我只好担着风险珍藏起来。今天拿出来的意思——”

“妈，我理解！”聪明的玉娟连忙接口，“我们把它挂在新房里……”说着又征询地望望我。

我赶紧点头：“好，我最喜欢！”

妈妈的情绪又愉快起来：“只要你们喜欢就行！”老人瞅瞅玉娟，竟加了一句开心的话：“我这儿媳妇也不亚于这

仙女儿漂亮！”

“妈！……”玉娟羞涩地跑到妈背后去了。

我把这张画挂在两个条幅中间，相互对称。一新一古，天上人间，寓意很深。在明亮的灯光下，我久久凝视端详……

她们俩人也都不言语，好象怕惊扰了嫦娥似的。一时，屋里静得就象没人。

好一阵，还是玉娟打破沉寂。她含笑对妈道：“妈，您一天也累了，先去歇息吧。我们……”

妈有所悟地暖了一声，慈祥地对玉娟说：“好吧，妈先过去等着你。你挨妈在一起也睡不了几个晚上……”

妈妈一语双关，玉娟会心地含羞一笑，把妈送回隔壁屋子里。

我的眼睛也离开了画儿，跟随着走出门外。顿时，一股清凉爽心的空气迎面扑来，我在榆树底下站住了。瞻望四周，夜色茫茫，白天熙熙攘攘的小县城，此刻大部分都沉睡了，显得格外宁静，只有学校那熟悉的灯光仍在发亮。仰视天际，浩浩渺渺，繁星满天。我定睛圆月，搜索桂树，幻觉时隐时现。微风拂过，行云缓动，呈现各种美妙的形状，我的身子也仿佛象嫦娥一般在向上升腾——，心里在想，又好象在问：嫦娥你今日又在奔向何方？我愿与你同飞翔……

很快，我陷入了深沉的回忆，思路一下飞得很远，很远……

儿童时代蹦蹦跳跳的生活也跳到了脑海里。入学的第一学期就带上了红领巾，当第一次拿回奖状和奖品时，心里甜滋滋的。妈妈也高兴地跟爸爸说：“看样子，典儿将来是个有出

息的！”爸爸正色道：“这才刚刚开始，将来怎么样还得看他是否经得起各种条件的考验。对小孩不可过多夸奖，防止他骄傲。”爸爸的话深深刻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更加勤奋学习。每学期我都要拿回一张记载着好成绩、好评语的通知书和品学兼优的奖状交给父母。初中毕业前夕，我加入了共青团。升入高中后，思想上有了理想的萌芽，将来想当个科学家。自己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，平时积攒的零花钱，我都买了课外书籍，夜读早练，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自学习惯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我的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而且答案见解总比别人有独到之处。在一次全区数学竞赛考试中，我获得第二名。老师们喜爱我，同学们羡慕我。光荣使我信心更足，但我力戒骄傲，学习抓得更紧，在知识的道路上我迈着坚实的大步。

可是，到了六六年下半年，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“批判”之风一时席卷全国，各种“战斗队”在我校也相继成立。我也被卷了进去，参加了雷鸣同学组织的“红色司令部”。整天的任务是抢购红漆、红粉，将学校所有的墙壁粉刷一红。接着就开始揪“牛鬼蛇神”，往日辛辛苦苦培育我们的老师，大部分被关押起来了，学生变成了看守人员。有的同学还打骂老师，我觉得这样作太过分了，私下对雷鸣说：

“开天辟地以来，也没有听说过学生这样对待老师的。现在这种作法我看有问题。如此下去，以后谁教我们学习知识？”

以前同我相好的雷鸣，现在变了。他一点也听不进我的劝告，用劲地把拳头一挥，官大气粗地说：“现在是革命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！大典，你啊，不要书生气太重了，我们这是在保卫红色江山啊！”他的词句是很漂亮的，语气神态

是慷慨激昂的，但我心里总觉不安。他见我的态度不坚决，就又说：“为了誓死保卫祖国千秋万代不变颜色，我们处处要旗帜鲜明，一切顾虑都是不必要的。大典，你是不是怕触及到你的父母而有所耽心？”他狡黠的目光扫了一下我的脸色，露出一丝笑容：“这一点我会看在你的情面上的。”

我的心颤抖了一下，就象有根刺卡住了喉咙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缓了一会，我才胀红着脸说：“我的父母我知道。”

雷鸣象关心又象恐吓，隐晦地说：“有些事情难以说定，形势正在深入发展……”

我心情不好地回道：“这样的革命我实在不理解！”

雷鸣一口政治腔调：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嘛！”

我据理质问他：“难道你没有自己的脑袋吗？雷鸣——”

雷鸣不以为然，自得地说：“这叫紧跟形势！为了作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，我把名字也改了，叫雷武卫——”

“你的名字本来就够威武、够响的了，而且已经一鸣惊人！”我嘲讽道。

他得意地大笑：“光鸣不行啊，必须有行动！大典，你的名字也太陈旧了，改一个政治性强的吧！”

好家伙，我的名字也要列入“四旧”了！我沉着脸皱皱眉，摇头道：“名字是父母起的，不一定要改吧？不能光看表面现象，一个人只要心是红的，名字有什么关系？我不追求这个时髦！”

这一次交谈，我们的关系产生了裂痕，不欢而散。

回家我向妈妈说了这件事，妈妈气愤地说：“现在有的人

满嘴政治，就是一点儿也不讲正直！你可不要跟这种人学，凡事要用脑筋多想一想……”妈妈的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斗争在继续升级。学习环境完全被破坏了，学校秩序乱了套，到处是“造反有理”。玻璃砸了，教具毁了，书籍烧了，看样子是打算永远再不上课了。“冲冲冲！”舞台的地板都快蹬塌了；“杀杀杀！”这样的节目，我妈这位音乐教师教不成，只好停职了。学校这个科学文明之所，竟变得令人生畏了。

古话说：学好千日不足，学坏一时有余。有的同学无人敢管，无拘无束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一天，雷武卫逼着要较女生叶红红又粗又黑的长辫子。这位全校有名的“美发”姑娘，双手护头。雷武卫于是动武了，他拧她的手腕，叶红红挣扎。这时我正好进去碰见，雷武卫一松手，趁势摸了一下叶红红的脸蛋。姑娘漂亮的脸霎时变得象血泼过一样通红，快哭地揉摸着自己发红的手腕。我最看不惯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，冲着雷武卫不客气地责备道：“你还象个学生么？这样放肆！亏你还是个学了知识的人！”雷武卫灰着脸不吭声走了，但对我怀恨在心。第二天故意与我寻衅，他手里拿着“万炮齐轰祝梦春”的大字标语，冷笑着奚落我：“你爸爸再不是校长了，你还有什么本钱逞强？”

“难道儿子的命运是随着父亲的职务来决定的么？我爸爸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工作，有什么罪，要万炮齐轰？”我不屑理他，气愤地写出了“保卫爸爸”的大字报，同他对阵。雷武卫立即组织一部分人围攻我，宣布将我开除出“红司”。我半点也不示弱，决不屈服，而我爸爸也终究没有被他们轰

倒。

叶红红佩服我的勇敢，又感谢我帮她解过围，和我要好起来，常到我妈那儿学音乐。六八年我们稀里糊涂地高中毕业了，准备下乡。叶红红劝我留城，我拒绝了。她惋惜地说：“你是个高材生，又是独生子，何必要去农村呢？大典，我给你想办法。要是我们老在一起多好啊！……”任她劝说，我不改变主意，和许多同学一起来到百灵公社珠泉大队。叶红红托病留在城里，第二年找上了工作，当了一名售货员。雷武卫也没下乡，钻进了文教局。

在农村，人们称我们为知识青年。“我有多少知识呀？”心里感到很空，自愧。因此，我没有放松学习。劳动之余，我着重钻研电的知识。在学校我就是物理课外活动小组成员，特别爱好电学。爸爸曾说过：“没有电，社会就不能快速向前发展；没有电，就没有今天世界的高度文明。尤其是无线电，是向宇宙空间进军的金桥。”这是多么奥妙而有意义的科学啊！“敢去别人尚未到过的地方”，不学会这种本领怎么能行呢？农村电工人材少，我就经常帮助修理电灯、电话，广播、收音机和小型电动机，解决一些具体疑难问题，很受社员欢迎。通过这些实践，我更感到了知识的作用和力量。

这期间，我还自个儿搞无线电测向试验。这是一种国防体育运动。我经常把讯号目标隐设在深山野岭，然后又用自制的仪器定向寻找，效果一天比一天好。在肥美的原野上，在巍峨的山峰间，在崎岖的道路旁，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和汗水，也飘荡着我求知之心同无线电共震的音波……

一个傍晚，夕霞刚收。我在山野间试验，偶尔发现一个

人孤坐在山凹中。从衣着分辨是个女的，头低垂，双手捧面，因而看不清是谁。我心里猜想：可能是幽会者吧？就没有惊动她，仍旧埋头做我的活儿。微风拂来，我耳边突然听到了轻轻的哭泣之声。旷野无人，我断定是她，感到惊奇，便暗地里远望观察。恰好她一抬头，我认出来了，原来是刚下乡不久的桂玉娟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她是一个面目清秀而性格孤僻的姑娘，标致的圆脸，秀眉大眼，扎着两个短辫，服装素洁，举止文静，从不主动和人接触。“这么晚了，她独自一人在这山里做什么？”好奇心驱使我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慢慢向她走近。她大概也发现了我，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，半抬眼迎望着我。我叫了一声她的名字，她轻声应着站了起来。泪擦掉了，但眉毛上方几丝飘发，遮不住她那泪痕里的隐忧之色。

我站在她面前，关心地问：“你怎么啦？是不习惯这里的生活，还是想家？”

她没动，也没作声。

我又问：“受了什么委屈？”她仍低头不语。

我只好在离她不远的地方，找了块石头坐下，再次诚恳对她说：“你说话呀！桂玉娟！我们都是来自一个学校，有什么心事说出来。我比你来这儿时间长，也许能帮助你。”她迟缓地摇了一下头。我急了，又表示：“即或帮不了你的忙，也决不泄露你的秘密。”说着我还伸手指指天上：“月亮作证！如果我说谎话，以后月亮就不照我夜间试验了。”

也许是我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她，她惨淡一笑，终于开了口，细声道：“你可不要发誓！其实我没有什么心事，只是看到你学习劲头那么足，我感到羡慕。”略停顿了一下，她

用手搓弄着衣角，又声音低沉地说：“我想学习，但没有条件，自己也没这个心绪……”

“没有书，我借给你！”

她扭过脸去，沉默一阵。我忍不住站起来追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桂玉娟？”

她没有正面回答我，迟疑地从衣口袋里抽出一个纸卷递到我手上。我借着刚升起的淡淡月光，展开一看，发现是一个毛笔书写的条幅，苍劲有力的笔迹似乎很熟悉。没等我问，她低声说：“这是我出生那年一位大伯给题的字，可是我现在……”

她的意思我大致明白了，是一种明显的思想情绪造成了她的苦恼和孤寂徘徊举动，这里面含蓄着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。我毫不犹豫地当即指出：“桂玉娟，我们可不能对时代和社会产生消极悲观，思想上和情绪上都不能！”

我的态度是严肃的，语气是关切的，善意的。她听了并不可怕的反应。相反，刚才一直沉默寡言的姑娘，心扉既然已经露开了一丝缝隙，就再也关不住了。在我面前她不再有忌讳，索性坦直地说：“这不关整个社会的事，而是就我个人处境而言。我恨我的家庭，恨自己的命运！”

“你的父亲不是烈士么？”我就自己隐约知道的一点插了一句。

“那是我的亲生父亲！”她轻咳了一声，脸上现出明显的痛苦表情：“可是，我妈后来改了嫁。后父是报社文艺编辑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了‘黑帮’。如今我填什么表都感到为难，家庭出身一栏不知该怎样填好。我填烈士家庭，可谁承认这一点呢？很多人照样把我当‘黑帮分子’的子女看

待。后父究竟有什么错误，我也看不出来。出身，出身，我到底是什么出身？一遇到打击，我就感到自己有屈无处伸！我恨我妈，可她已离开人世了。”

桂玉娟说话的声音缓慢，低沉而凄凉，我的心也不由地抽缩了一下。亮晶晶的泪珠在她眼里转着圈儿顺着面颊往下滴。我把视线避开她，思索地眺望天空。弯弯的月牙在几片烟云中穿行，时而被云遮住，时而又露了出来。时间在悄悄流逝，云月在不断变化，或明或暗，引人感怀。

忽然，山沟里吹过一阵小风。我扭头看她，她抖索了一下身子，脸色苍白。联想到自己也曾有过的遭遇，使我对她骤然产生了同情和怜悯之心。然而，一时我也想不到宽慰她的话，也沉默了。对望了一会，我才说：“恨你妈干什么！——天不早了，你穿得很单薄，野外太凉，我们该回了！……现在有好多事情我也不理解。不过，为这些事多愁善感也不好。”说罢，我把条幅还给她，然后走到试验地点收拾好东西。她顺从地同我一起往回返。

我边走边想，又劝她：“有些打击是暂时的，要受得住。每经受一次，就等于解了一道人生题目，也是社会题目，得到一个答案。人一生解出几道这样的题目也不错。”听了我的议论，她默默点头。走了一程，我问她：“你爱好什么？”

“我爱数学。不过，这一辈子也恐怕没有上学的机会了。我的条件不能跟你比，听说你快回城了……”

山路有些地方很狭窄。我们并肩而行，她挨我很紧，有时她摆动的手竟碰着我的手。我感到她的手是冰凉的。我继续开导她：“玉娟，个人的命运同国家、人民的命运是统一的，

你应该振作起精神。在哪儿也应该学习，学了知识将来总会有用的。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，没有知识是完不成的。”

快到家时，她突然站住告诉我：“大典，我早就知道你，所以今天跟你谈了这么多！”

“真的？……”

“今天谈的都是我的心里话。你知道吗？刚才给你看的条幅，题字的大伯就是你爸爸——祝校长！”

我吃惊，猛然醒悟，忙告诉她：“我家也有一个条幅，题字的桂叔叔一定是你的亲生父亲无疑了！”

她没再说什么，我们竟相对无言地又站了一阵。

这一次的接触，使我同这个姑娘的关系有了变化。劳动归来，我们一起学习；我搞试验她当助手。七一年我被招工回城，临行前将一部分数理化书籍留给了她。

回城后我当了一名机修工人。叶红红又经常来我家了。机器活儿油多，她不但给我浆洗工作服，而且协助我妈料理家务。由于她的主动，妈妈也有意支持，不久我们便谈恋爱了。红红是个热情的姑娘，话语又是那么甜蜜，打动人心。七二年我的生日那天，她竟吻了我，并满怀情意地说：“你总算回到了城里，再也不让你走了。我们永不分离，永不变心！”

七三年我们准备订婚。正在商量，突然桂玉娟来还书了（也想来看看我那个条幅的）。两个姑娘，一个大模大样，一个缩手缩脚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玉娟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要走，我恳留她多呆一天。但她表情淡漠，还是走了。我感到内疚，若有所失地闷坐无语。红红很不自然地走到我跟前说：“典，你永远是属于我的，懂吗？爱情永远是私有的，